

五洲文庫

世界間 謀奇 案

黃廷燕



安定出版社

黃廷燕 編

世界間諜奇案

安定出版社

五洲文庫

世界間諜奇案

編者 黃廷燕

出版 泛德思有限公司

製作 安定出版社

總編輯 王蘊鑫

執行編輯 燕京

植字 智達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印刷 開益出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一九九二年三月（初版）

定價 港幣三十八元

國際書號 962 - 429 - 112 - 8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目錄

上篇 間諜生涯

- | | |
|-----------|----|
| 死屍活用 | 3 |
| 最出色「業餘」間諜 | 14 |
| 醜陋的間諜 | 25 |
| 男裝麗人的末日 | 39 |
| 真假蒙哥馬利 | 43 |
| 月亮女神 | 57 |
| 希特拉上當 | 69 |
| U—2間諜飛機事件 | 78 |
| 蘇聯頭號間諜 | 85 |

下篇 逃亡之路

逃出伊拉克	99
氣球逃亡記	114
空中越境	122
「領袖」的末日	128
輝煌的凱旋	139
納粹巨酋就縛記	154
巴列維亡命	172
米格機出逃	188
空中劫獄	204
恐怖巨星亡命記	209

上篇

間諜生涯

死屍活用

這是一具為打敗希特拉作出貢獻的屍體，但死者家屬寧肯讓他隱名埋姓！

戰爭中的蒙蔽戰術，恐怕從古代的特洛伊木馬開始，或許更早以前就有了。諜報活動的目的不僅在於偵察到敵方在幹甚麼，而且要不讓敵人知道我方正是在進行的活動，從而導致他們作出錯誤的判斷。

「果餌行動計劃」

第二次大戰中最成功、最巧妙而最有名的蒙蔽戰術之一，就是在英國進行的，這項計劃的代號叫做「果餌行動計劃」，戰後作為「一個並不存在的人物」事件而名聞天下。

一九四三年初，戰爭形勢決定性地開始對德方不利了。在北非戰場，盟軍已經取得了壓倒一切的勝利。下一階段就是南歐的登陸作戰，這一點德國方面也很清楚。他們所不了解的則是實施登陸作戰的確切地點。盟軍方面已經決定，第一塊跳板為西西里島，隨後對意大利本土進行大規模攻擊。這是

一個很明顯的目標，正如丘吉爾首相所說的，「關於這一點，只要不是一個十足的笨蛋，誰都會知道。」問題在於要使原非一伙傻瓜的德國最高統帥部相信：登陸將在其他地點進行。

所以實行蒙蔽戰術必須盡可能接近真實。為此，英國海軍兼報部門伊凡·蒙塔古少校提出了一項計劃。他說，「讓我們搞一具屍體，把它裝扮成總參謀部的參謀人員，並讓他帶着一份明確表示打算進攻（西西里以外的）某一地點的級別較高的文件，怎麼樣？」

英國諜報機關另一個成員又建議把這具帶着偽造文件的屍體用降落傘降到德國佔領區去。德國人也許會以為他們發現了一具因飛行事故喪命的間諜的屍體。但這個計劃立即被拒絕了。因為德國人通過醫學方面的檢查，能夠輕而易舉獲悉這個人是在跳傘之前死去的，由此馬上就會發覺這是一種蒙蔽戰術。

蒙塔古的計劃是讓屍體飄流到毫無疑問會被潮水沖上岸去的海域，從而引起德國或其它國家諜報部門的注意。要使對方以為這具屍體是因飛機墜在海上淹死的，而且已經在水上飄流多日了。泡在水裡好幾天的屍體，眼看着就要腐爛，這時採用一般化驗來斷定死亡的時間和原因，恐怕有困難。

蒙塔古建議從潛水艇上將屍體送到西班牙的韋爾發港口附近。西班牙在這次戰爭中表面上保持中立，但總的來說，完全是跟德國合作的。此外大家都知道，德國在韋爾發佈置了一個非常活躍而聯繫良好的諜報機關，西班牙人大約會把所發現的東西全部交給德國，但是他們最後或許仍會把屍體和所發現的全部文件交還給英國。因此，德國必須在短時期內檢查這些文件，蒙蔽戰術暴露的機會就少了。

這項計劃獲得了邱吉爾、艾森豪威爾將軍，華盛頓的聯合總參謀部以及倫敦總參謀部的批准。他

們對這項奇妙的計劃究竟有多大興趣；雖然無從了解，但估計可能附有某些條件。不過邱吉爾強烈表示，由於德國已經預料到進攻西西里的行動，因此，即使此項計劃受到了挫折，蒙蔽戰術也不會帶來甚麼危害。

物色屍體煞費苦心

任務的第一步是尋找適當的屍體，可是這件工作非常艱巨，這具屍體必須是淹死或者肺炎之類的疾病而死亡的青年男子。因肺炎而死亡的人，肺部充滿液體，這樣的屍體要是不經充分檢查，很難與淹死的人區分開來。尋找屍體需審慎進行，英國情報機關尋找新鮮屍體的消息傳出去的話，肯定要引起在英國的德國諜報組織的注意，那麼計劃恐怕就會落空。據蒙塔古說，「因此，我們悄悄地進行尋找屍體的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們身邊會有大量屍體，卻沒有一具可供我們使用的。我們在那一具具屍體裡尋找來尋去，可是沒有一具可取的。」

蒙塔古和他的部下其實連採取盜屍這種手段也考慮到了。後來聽說有一個青年患肺炎死去，這個青年的親屬沒有聽到關於如何利用這具屍體的解釋，僅僅被告知需要供「特殊的醫學用途」。他的親屬只提出一個條件，不要把死者的名字公開出去。這個條件得到了遵守。儘管這段插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們了解得最完整並且是最成功的諜報戰術，可是屍體上的來歷卻始終是個秘密。致使後來產生了許多猜測。有些人說，這具屍體是著名人士的兄弟，一個窩囊廢，但這不過是一種猜測。蒙塔古則僅僅談到，「這個屍體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死亡前不久身體極為良好……」

爲了防止腐爛，他們在屍體周圍填滿乾冰，放進金屬圓筒裡，並加以密封。然後，蒙塔古和他的部下然後開始捏造這位「軍官」的身分，編寫誘騙德國的文件。

要把德國方面的注意力從已經確定無誤的目標引向錯誤的地方，文件級別非高不可。蒙塔古提議，可否採用由總參謀部的 S·A·奈將軍寫信給突尼斯的英軍司令官 S·H·亞歷山大的方式，信件內容要採用「多年來的老朋友之類型」，就是說，必須屬於地位較高的老朋友之間親密而又非正式的個人通信。在這封信裡，奈將軍對於爲甚麼要搞或不搞某項工作的問題，向他的朋友進行解釋。而且還談到西西里是掩護對其他地點進行登陸作戰的虛假目標。這種「洩露」該若無其事地做到甚麼樣的程度，他們也進行了深入細緻的研究。若是太露骨了，德國方面也許會覺察到這是一封偽造信件。

信件本身準備起來是簡單的，要獲得上級批准以使用這封信件卻困難得多。對於這件事，蒙塔古作了如下介紹：「在整個行動計劃中最成功的是能夠說服我們的上司，『這是唯一的機會，希望真正獲得成功，就必須把目標放得遠些。』現在回顧起來，我並不懷疑，欺騙德國最高統帥部，跟說服同等數目的英國方面的人士同樣困難，而我們在這方面卻成功了。」

諜報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這不是一方的一個間諜跟敵方的一個間諜之間的一場鬥爭。諜報活動不過是遠爲巨大的軍事、政治結構中的微小的一部分而已。

持有奈將軍的信件、身穿軍服的屍體必然會引起德軍的懷疑。這具屍體必須使德國方面相信：他是「一個具有那種資格的人」，是有足夠理由在這種時刻傳遞這樣一種信件的「人物」。

首先，在決定這個陌生的捎信人隸屬於哪個軍兵種方面存在着問題。最初覺得隸屬於陸軍最好，但在辦理陸軍死亡人員報告的方法上有困難。這個陌生的陸軍軍人之「死」流傳出去的話，那麼，他

是誰？曾經幹過甚麼？這些立刻都成了問題。因此，難免要把許多人牽連進去，讓大家都知道事實上並不存在這樣的人，這件事也許還會傳到德國間諜的耳朵裡。

就海軍軍人死之來說，可以更加小心謹慎地對情報和詢問加以限制。不過又產生其它問題，從倫敦乘飛機去北非的海軍軍官必須穿上軍服，軍服應按照身材大小定做。據蒙塔古說，「爲了讓屍體穿上合身的軍服，就得請海軍軍需廠的裁剪師給他量尺寸，當我們想像到裁剪師傅看到屍體時驚惶失措的那種可怕場面之後，只得放棄這個建議。」

最後決定讓屍體隸屬於英國海軍陸戰隊，這樣的人物可以穿着現成的戰鬥服，不按身材來做也無妨，而且能夠限制別人打聽屍體的死亡問題。海軍陸戰隊是個較小的組織。但諜報人員保證，在戰爭中較難辨認的軍官的死亡不會引起多大的疑問。海軍陸戰隊裡多的是姓馬丁的人，於是給屍體選了馬丁這個姓。通報死亡時，人們恐怕會認爲死者是其他的馬丁。取名威廉是由於這個名字在英國很普遍。授予他以少校的軍銜，這是因爲較低級的軍官沒有受託傳遞這樣重要文件的先例，軍銜再高則擔心事情會立刻暴露。

兩封重要信件

諜報機關進一步需要討論如何捏造少校的身分問題。爲甚麼英國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必須從倫敦到北非去旅行。德國首先一定會對這個問題感到懷疑，而且如果得不到言之有理的答覆，也許會覺察到這一謀略，因此賦予馬丁少校比單純傳遞信件更多的任務，讓他帶去又一封重要信件，是由L·蒙巴

頓大臣寫給坎寧安總督的。這封信表明馬丁少校是一位潛水作戰的專家，爲了協助計劃中的攻擊而被派遣到艦隊去的。

這封信的最後一段這樣寫着：「攻擊結束之後，請你馬上讓他（馬丁少校）盡早回到我這兒。並讓他帶一些沙丁魚回來，那魚在我們這兒是屬於定量配給的。」所以要談到沙丁魚，爲的使人們聯想起撒丁島（在英語中，沙丁與撒丁是同一個詞）。這可以說是牽強附會的玩笑，其目的在於暗示那邊已經成爲攻擊的目標。當然撒丁不過是一個虛假目標罷了。

英國人已經偽造了兩封重要信件，接着就打算把這些信件可靠地落到德國人的手裡。軍官一般把信件，即使是機密程度相當高的信件，也只是放進內口袋裡。蒙塔古等人擔心，那些西班牙人不會很認真地檢查屍體，也許完全不注意這些重要信件，或者，甚至屍體被沖上海岸以前信件就丟失了。

他們考慮把信件放進文件包裡，以便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他們決定讓馬丁少校帶上蒙巴頓給北非的艾森豪威爾的一份有關志願軍的小冊子的試印樣，蒙巴頓的信要求艾森豪威爾爲這本小冊子的美國版寫一篇祝詞。這些文件都放進了文件包，文件包用鏈條繫在馬丁少校的腰帶上。這種鏈條本來是銀行裡的外勤人員或珠寶商人運送重要物品時，爲了避免扒竊而使用的。英國軍官不用這樣的鏈條。而英國諜報局卻擔保說，德國並不了解這一情況，不會因這種細節問題而引起懷疑。要是沒有這條，就無法使馬丁少校和文件包切實可靠地同時到達西班牙。

跟其他英國軍人一樣，馬丁少校必須持有貼上照片的身分證。這又是一個難題，因爲沒有一張這具屍體生前的適當照片。蒙塔古起初擬在陰暗的光線下拍攝屍體的照片，他認爲身分證上的照片反正都是一副死人的臉色。他曾經給死人照過相，照片讓人看來還以爲是活着的人，可是，這張屍體的照

片總覺得是一個死去的人，絲毫不像活人。

於是他們又開始尋找與馬丁少校「維妙維肖」的人。完全出於偶然，蒙塔古有一次發現了一個青年軍官，看來跟已故的人非常相似，就為這個軍官照了相，把他的照片貼到了偽造的身分證上。

即便是個軍官，他也是個有父母的孩子，因此除了正式的文件之外，還帶着些個人信件。於是就偽造了許多個人隨身攜帶的物品，連口袋裡都裝不下了。又讓馬丁少校帶着一份銀行提醒他有關存款提取過多的通知書，以及另一份保險公司通知他尚未交付保險費的來信。

諜報官員們還給馬丁添上了愛情的色彩。他跟一位名叫潘姆女子剛訂了婚，在他的口袋裡放進了一張用信貨方式在倫敦有名的珠寶商店選購戒指的提貨單。少校身上帶着一張未婚妻的照片也是很自然的，這其實是陸軍部的一位秘書的照片。考慮到情報官員不大適宜寫潘姆給馬丁的情書，因此這項工作分配給另一位秘書去完成。

另一封是馬丁少校那位嚴厲的，可以說是非常自負的父親的來信，這封信建議馬丁就未來的結婚問題跟倫敦馬丁家的律師商量一下，還附有與律師的來往信件。

在選擇計劃實施的適當時間方面也存在許多問題。後來決定在四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從西班牙沿海洋面上把屍體「釋放出去」。屍體有一部分開始腐爛，英國方面但願德國人認為這具屍體在飄流到海岸之前，已經在海面上飄流四、五天之久。他們讓馬丁少校帶着一份好像是在四月二十四日前後離開倫敦的帳單和半張飛機票。

絕密行動

馬丁少校被裝進填滿乾冰的、上面貼有「光學器械——小心搬動」標籤的金屬容器裡面，於四月十七日離開倫敦，這個金屬容器和裡面東西總重一百八十公斤。它被卡車運向北方，抵達了蘇格蘭的荷雷洛霍的潛艇基地，裝進了「塞拉夫」號潛艇。容器裡裝的是甚麼、做甚麼用的，這些都只讓艇長一人知道。艇上人員僅僅知道：「這個容器裡面裝的是秘密氣象報告用的浮標，準備在西班牙沿海洋面上發射出去，要是得知有這玩意，西班牙人也許會把它弄掉的。」

搭載馬丁少校的「塞拉夫」號於四月十九日駛向西班牙，四月三十日晨，「塞拉夫」號盡量靠近西班牙海岸浮出水面。即使在這種時刻，爲了保守秘密起見，艇長還是讓其他艇上人員留在潛艇裡面，這是爲了能夠順利地把屍體拋擲到海上去的緣故。艇上人員看到容器像棺材那樣的大小和形狀，就在整個航程中稱它爲「約翰·勃朗的屍體」。至於這艘潛艇上的一般水兵獲悉這個玩笑居然是真的時，那已是戰爭結束十年以後的事。

馬丁少校的救生衣充了氣。他們爲了讓屍體順着潮流送到陸地上去，在從甲板上推出去之前，舉行了簡單的儀式。爲了加深人們的印象，以爲這個死去的人是飛機墜毀事故的犧牲者，他們同時把沒有一根划槳的橡膠救生筏放到海上；但是，西班牙沒有歸還救生筏，大概是西班牙漁民將這條橡膠救生筏供他們自己使用了。所幸這具屍體對漁民來說毫無用處。

中計

五月三日，馬德里的英國大使館海軍武官接到通知，韋爾發附近的漁民發現了英國海軍陸戰隊馬丁少校的屍體。那具屍體送到了地方自治團體，完全按照保持軍人榮譽的葬禮埋葬了。至於文件包連一句話也沒有提到。

英國立即開始謹慎小心而又追根究底地打聽起文件包的下落，這都是爲了誘使德方對包裡所藏的東西發生興趣。文件包在發現馬丁少校屍體消息發佈後十天才送到馬德里的英國大使館。裡面所藏的東西似乎沒有碰過。據西班牙方面解釋，本來打算遵循通常外交途徑把文件包送還的，但是他們知道包裡所藏的東西的重要性，因此馬二就親自送交了。這樣，西班牙方面就暗示了他們對於文件包的內容多少抱有謹慎態度。

德國的情報部當然仔細觀察了文件包裡的東西，但他們自己做了些小小的掩蓋工作。德國方面不希望讓英國知道他們已經看過這些文件，因爲如果英國得悉這件事。也許盟軍就會改變或推遲這項作戰計劃。所以他們把全部信件和文件放回文件包裡，重新加封，彷彿完全沒有看過。可是英國能夠驗證這些信件已被打開過，其重要文件的複製照片並已送到柏林，那些文件在戰後柏林德國的檔案中被發現了。英國還能夠竊聽西班牙發往德國的電訊，破譯它的密碼。根據這些電訊，英國獲悉德國的諜報機關已把文件包裡所放物件的詳細情況，連同有關馬丁少校的其他所有文件都向上級作了報告。德國似乎對文件的可靠性沒有任何懷疑。他們想進一步了解馬丁少校搭乘的飛機以及同機其他乘客的情況。

另一方面，在韋爾發，馬丁少校的墳墓受到了與因公犧牲的軍官相稱的，或者說比這更高的待遇。潘姆送來了花圈和致哀卡片。西班牙方面送給馬丁少校的家屬一張西班牙海軍在墓旁鳴放禮炮的

照片，而且的確寄去了一封慰問信。駐西班牙的英國大使館人員定期前往掃墓。

馬丁少校的屍體由西班牙醫生進行了一次可以說是粗枝大葉的驗屍以後，得出了「他是淹死」的結論。德國看起來是無可懷疑地同意這個結論，但還是有可能把屍體挖出來讓德國生理學家詳細檢查，儘管這種情況極為少見。然而在墓地進行着的各項工程，使那種企圖遭到了挫折，雪白的大理石墓碑趕緊豎立起來了，墓碑上面這樣寫着：

威廉·馬丁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生

威爾士，加的夫的約翰·格林德威亞·馬丁和已故安東尼姬之愛子蒙召天國，

願上帝賜福給他

安息吧

「計劃」解密

這項果館行動計劃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十年之後才公開。英國對於諜報工作上的機密要保守很長時間之後，才一點點使之真相大白。可是一位自己也搞過諜報工作的記者對這個墳墓的存在投以好奇的目光，他產生了懷疑：埋葬在外國土地上的位軍官的墓碑豎立起來了，為甚麼這麼快？尤其是在戰爭時期。而對於遙遠的土地上犧牲的軍官和士兵，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沒有給予這種類似殷勤的關懷。他很有耐心地開始揭露這項蒙騙工作的經過。反正事情已經泄漏出去，蒙塔古於是在徵得上級同意之